



魔鬼教头

□ 王钰凯 陈 萌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王裴楠

在陆军第76集团军某特战旅,营长刘近的名头很响,有官兵称他为“魔鬼”,也有人把他归为“四大恶人”。随着旅里老一代“四大恶人”前3位陆续提升离队或退出现役,刘近成了新一代“四大恶人”之首。

我把它当成尊称。黑黑瘦瘦的刘近咧嘴一笑,露出两排白牙。特战队员们这么称呼他,一半出于惧怕,一半源于敬畏。

一年一次的天狼集训,堪称特战旅的“魔鬼训练营”,官兵们都以加入这支集训队,获得“天狼勇士”“天狼勇士”勋章为荣。而刘近和其他教练员则是“魔鬼”的化身。

在挑战生理、意志极限的抗寒冷、抗疲劳、抗饥饿训练中,冷酷无情的刘近会硬生生拖着爬不动的队员往前走,会将从冰水里钻出的队员摁着头按回水里,也会在食物匮乏时突然收缴队员所有补给。

心狠手辣,毫不手软,非常严厉,摸不透他。参加过魔鬼周的特战队员这么评价“折腾”他们的刘近。

战场远比训练场残酷得多。多次带队参加国际比武竞赛的刘近深知,只有硬下心肠逼着官兵挑战极限,才能提升队员的战斗力。

在一场国际比武中,刘近带领队员要在三天两夜内,于完全陌生的异国丛林里连贯完成20多项比赛课目。主办方还有未平息的战事,组织地域极可能出现反政府武装力量,因此竞赛中队员们都装备了实弹。

比赛开始后,非战斗减员等各种状况频发。如果不是经历过“魔鬼”般的训练,在这种接近实战的比武中,我们只能选择放弃。刘近事后总结说。

半年前,他带领一支特战小队执行陌生地域的侦察任务。深夜里,看不到月亮与繁星,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上一片漆黑。

他们戴着头盔夜视仪摸索着前进。突然,一个淡绿色的身影从镜头里一闪而过。

有狼!一名队员叫出了声。

上刺刀!刘近给队员们一个信号。虽然他们都是全副武装,但无上级命令和特殊情况是不允许开枪的,况且枪声还会暴露自身。

大家纷纷掏出军刺,顺着枪口装上。队员们将身子压低,伏在地面上静静地观察,做好随时出击的准备。

时间一点点流逝,高原狼似乎并没有发现他们,顺着山脊跑了。



魔鬼周集训的泥潭格斗课目中,刘近(左一)对参训队员进行心理抗压训练。

□ 夏 澎 陈立春

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后,一批新型勤务保障力量应运而生,空降兵某旅卫生连就是在改革大潮中焕羽重生的新型保障力量。从以前的卫生队到如今的卫生连,一字之差,变的不仅仅是名称,更是全新的职能和使命。

从后进到先进

早上带队出操,上午组织训练,下午安排就寝,晚上修订方案。深冬时节,空降兵某旅卫生连班长田正平时更为忙碌,除了日常训练和保障工作,他还多了一项新任务:与军医一同修订野战救治方案。虽然忙得脚打后脑勺,但他感觉肩上的担子重了,很充实。

调整改革前,田正是原某师医院的一名卫生员,同样是班长,原来的工作相对单一,只需要做好医疗保障工作。部队编合后,从半训的保障分队到全训的建制连队,政治教育、军事训练、人员管理等工作在连队党支部统一领导下开展,在位率、出勤率、卫勤保障水平、训练考核成绩都要关注,刚到连队的那段日子,田正坦言有点不适应。

卫生连是由原某师医院和团卫生队等几个单位编成,以往的管理相对宽松,任务也比较单一。连队刚组建不久,旅里组织第一次管理教育评比,卫生连在所有建制连中垫底。

田正清楚地记得,排名出来后指导员就将全连官兵带到排行榜前,那一次,看到卫生连三个字掉在最底下,田正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关起门来,大家对于这个排名不以为然,然而走出去以后,很多人才发现原来连队的荣誉跟每个人息息相关。田正说,这件事让大家很受触动。

以前班里面很多人不好管,我自己也不想管,通过这件事大家逐渐有了转变,我对自己的要求也严格起来了。田正说,就拿最基本的集合站队来说,每次集合哨声一响,三三两两慢慢走出去的现象不见了,大家的动作明显紧张起来,这才是正规连队、正规班级该有的样子。

思想上适应了,管理上自然就能适应。田正所



下雨天,刘近(左一)组织参训队员进行体能训练。

更危险的一次,刘近和队员们要穿越一片真实的雷场,中间仅有开辟出来半米宽的一条小路。几乎没有犹豫,刘近就带着队员们穿了过去。

营长,你不怕吗?有队员问。

怕,但对特种兵来说,坚决完成上级的任务,永远是第一位的。刘近回答。

陆军第76集团军某特战旅驻扎在祖国的西北,那里有茫茫的戈壁、刺骨的寒风以及干冷的空气。每当问起官兵去过哪里时,他们会异口同声地回答:上过高原、走过边境、爬过雪山、穿过沙漠,西北五省区到处都有我的脚印!但很少有人会说,我在大海风浪中畅游搏击过。

集训期间,他既当队长又当队员。刘近下定决心,先做训练最刻苦的那个人。第一次10公里长跑考核,队员们压力很大,不知道能不能坚持下来。只要我不倒下,大家就不准倒下!只要我能游完,大家就必须游完!刘近说。

接近终点,队员李博星发现,刘近的动作突然变形,他判断队长应该是腿抽筋了。但刘近并没有说话,坚持游到了终点。

多年的特种兵经历,刘近身上留下不少伤疤,他的双腿上就有近10处疤痕。这些伤疤见证了刘近从一名菜鸟成长为特种兵的艰辛。

刚到部队时,刘近就拼了命训练,所有高、难、险

课目他都参加,人送外号“三飞”。飞攀登楼、飞摩托车、飞三角翼。最危险的一次,刘近骑着摩托车飞出去后,双手没抓稳掉了下去,摩托车落下时又撞上他的右腿,推着他滑出去好几米,迷彩裤被磨破,腿上的皮也被蹭掉一大块。

幸运的是,刘近10余次受伤都是皮外伤,并没有对身体造成严重的伤害,这些伤疤像军功章一样,刻在了皮肤上。现实中,从18年刘近收获近40块奖牌。2019年,他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军军事训练先进个人”。

当“恶人”这么久,让刘近意外的是,似乎从没有人抵触过他。参加过魔鬼周的队员们总说,营长,我们就是冲着你来,就是想被你虐一虐。

前一阵子,带着全营官兵在气候恶劣的高原驻训的刘近老是做一个梦:补给耗尽、体力不支、通信故障、方向迷失,刘近和战友们像是陷入敌军的包围圈,所有糟糕的情况都出现了。突然,他发现身边的战友都不见了,只剩下自己,然后一下子就惊醒了。

但现实中,没有队员会放弃生死与共的战友。2017年,中国陆军首次参加巴基斯坦“国际比武”。刘近带领7名队员组成参赛队与巴基斯坦、土耳其、约旦、斯里兰卡、马来西亚、英国等6个国家的代表队同场竞技。

比赛开始后第二天晚上,队伍前行的路上出现一道断崖,在主办方给出的路线中,其他道路都有敌人“封锁”,这道断崖是未经勘测的必经之路。

暗夜中,断崖不知道有多高,下面是沼泽还是荆棘也不清楚,陡峭的崖壁近乎垂直,下去之后想

再爬上来就难了。

任务必须完成!刘近决定,小分队继续前行。队员们滑降到崖底,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片原始森林。这里没有任何人类文明的痕迹,参天大树紧密相接,树冠将月光完全挡住。赛事规定不能使用手电,队员们就在黑暗中用砍刀劈开树根、藤条开路。热带雨林中闷热无比,队员们顾不得会被树枝划伤,都把上衣脱了下来。

远近不时有野兽的声响传来,几名队员做好了随时将手伸向挂在腰间的手榴弹的准备。

路在哪里,还能不能走出去?绝望的氛围笼罩着整个队伍。

眼见小队士气低落,刘近把所有队员聚拢在一起,当着队员的面一把拽掉了身上安装的求救器的线头。

我们现在代表中国,要么一块死在这里,要么一起杀出一条血路,绝对不能给国家丢人!刘近斩钉截铁地说。

队员们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被激发出来,他们用强大的意志力对抗恐惧和疲惫。当月光终于从缝隙中露出来的时候,刘近发现每名队员身上都被带刺的藤条划得血淋淋的,身上的装备却一样都没有少。

回首这段原始森林路,其实不过3公里长,却走了将近4个小时。在比赛结束后的晚上,主办方教练员才向刘近透露实情,这段丛林是他们故意设置用来考验参赛者意志力的,所有的参赛队中,只有中国队和熟悉地形的巴基斯坦队走出了丛林。

从卫生队到卫生连

在班级的脱胎换骨是卫生连逐步步入正规化的一个缩影。从那以后,抱怨管得严的人少了,正是有了这种好氛围,全连官兵齐心协力,各项制度正规有序。当年年底,卫生连从组建初的垫底实现逆袭,被旅里评为“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先进单位”,而后连续两年被评为先进单位。

从单一到全面

幸亏现场处理正确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前不久,旅里组织五公里武装越野考核,某连战士小张突然晕厥,参加伴随保障的卫生连军医博果断抢救,使其很快脱离生命危险,现场官兵对许医生精湛的技术和应急处置能力纷纷竖起大拇指。

许博是2014年分配到原团属卫生队,他亲眼见证了这几年来的变化,那时候无论是军医的专业能力还是官兵对卫生队的信任度都远远不如现在。刚到卫生队时我也经历了从热门到冷门的变化。许博说,起初官兵们看他是正规军医大学毕业,找他看病的还真不少,然而卫生队医疗设施极其匮乏,他只能不停地开门诊,时间一久,官兵们觉得开门诊找谁都一样,找他看病的也就少了起来。

整编为连队后,卫生连专业力量得到加强,很多领域实现了零的突破,然而专业体系尚不完善,功能科室不全,实践平台单一,人员技能偏低等问题也亟待解决。

为了加快卫生连的整体建设,尽快提升卫勤保障能力,在旅里的整体建设规划下,卫生连有序推进各项建设,科室建设、卫勤装备、专业训练等方面逐步得到正规和完善,许博也有了更大的施展才能的舞台,来找他看病的官兵逐渐多了起来,许博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设备到位了,科室也建立起来了,专业人才仍然捉襟见肘。面对人才短缺,卫生连也想了很多办法,他们充分发挥老军医、老骨干的专业优势,在连队广泛开展,以老带新,主班带副班,系列帮带活动。

中士张武新兵下连后就一直在卫生队担任卫生员兼文书,说实话,也就感冒发烧拉肚子能开点药,心电图监护、检测、放射等专业一窍不通。张武说,通过帮带活动,他从原师医院过来的战友那里学会了理疗、战伤救治等多项技能,成为一名复合型人才。

来到卫生连时间并不长的女卫生员邱瑞则与张

武的成长路径不同,随着这几年的发展,每名卫生员有了更多学习深造的机会,邱瑞到卫生连不久就被送到院校学习深造,现在成了一名检验技师,必要时还能充当司机角色。有类似经历的还有炊事班战士曹宇,由于有学习护理专业的基础,连队派他到部队体系医学院学习口腔专业,进修回来后准备开设口腔科。

据了解,经过3年多时间的建设,更多直招士官、研究生、博士等学历的卫生员和军医加入连队,现在的卫生连已初步形成科室功能合理、装备设施配套、专业技术娴熟、人员素质过硬、卫勤保障有力的建设格局,一半以上人员成为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

从保障到保战

跳、跳、跳。2020年9月中旬,一场实兵对抗演习在塞北草原拉开序幕,卫生连班长彭昆在空降作战编成内随大部队远程机动,从天而降。

由于地面风速过大,一些跳伞员不同程度出现摔伤、骨折等情况,作为随队医疗小组的组长,彭昆空降着陆后快速指挥医疗小组开设野战救护所,对伤员实施应急处置和后送,出色的表现赢得领导的表扬。

彭昆是卫生连的一名老兵了,然而这样的实兵演习以前却很少参加,在他的印象里,卫生队整编为卫生连后,这样的任务才逐年多了起来,光去年他就参加了3次。

如此高频次地参加实兵演习,要是换作前几年,彭昆想都不敢想。对于新体制下训练模式的变化,彭昆感触很深:以前总是一门心思搞保障,现在除了日常医疗保障,还要熟练掌握战场救护的全部技能,真正实现了从“保障”到“保战”的转变。

彭昆和战友们的转变源于2017年空降兵部队组织的卫勤专业大比武。那次任务中,参加比武的医务人员要在实战背景下完成按图行进、电台使用、战场救护、微光条件下静脉穿刺等多个课目。然而在电台操作使用中,彭昆因为明密语转换超时,导致伤员情况未能及时上报,错过了战场救护的最佳时机,而在组合练习比赛中,因为卫生员和军医协同不顺畅,最终输掉了比赛。

这次比武让全连官兵深刻认识到:重保障轻装备、重平时轻战时的既往模式在新体制下是行不通的,必须立足实战环境,熟练掌握伞降、标图、指挥、

战术等多个课目,具备综合的战场救护技能。

从那以后,连队的训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作为班长,彭昆除了教大家基本救护技能,还要负责战术训练,为了提升自己的组训能力,他还主动报名参加班长集训队。如今,白金十分钟、黄金一小时救治能力训练成为他们必修课,开展火线救护、战伤救治、战时伤员后送等课时也都融入空降作战流程,训练场上的硝烟味越来越浓。

真没想到卫生连的训练这么扎实!这是上等兵杨家辉来到卫生连一年来最大的感受。

杨家辉是2019年从其他营调到卫生连的,本以为到了卫生连肯定很轻松,没想到除了日常医疗保障和值班,战术训练和演习演练一次都不少,刚开始还很不适应,可时间一长他却感到受益匪浅,既提高了自己的医疗技能水平,战术素养也没有落下。

在2020年西北高原组织的空地一体演练中,面对沙漠里大范围搜救任务,杨家辉作为机动救护组成员,凭借出色的体能和速度圆满完成了搜救任务。

比以前更累,但很充实,现在自己既是一名保障员,也是一名战斗员。杨家辉说,并不后悔当初的选择。

据了解,除了日常训练紧贴实战要求,卫生连担负的任务也越来越重。自连队组建以来,他们先后参加了国际军事比赛、阅兵、演习演练等数十项卫勤保障任务,在任务中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经受过“换羽重生”的卫生连官兵,如今个个都能胜任专业岗位,连队军事训练年年一级达标。



卫生连女兵谭琪参加高空伞降训练。

新建海上战区司令部 印度拉开军事体系改革大幕

□ 王 鹏

近日,印度宣布成立首个海上战区司令部。这一司令部的成立表明印度对以印度洋为核心的海洋方向今后将更加重视,同时也标志着印度军事体系改革的大幕正式开启。

2020年12月,印度金达尔国际问题学院副教授、印度前海军情报官员希希尔·乌帕德雅在美国外交学者网站以《印度新的海上战区司令部:巨大的飞跃》为题发文表示,印度新成立的海上战区司令部将成为印度首个新的“地缘”战区司令部,这是自1947年印度独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体系重组计划的一部分。

据悉,根据对“地缘”战区司令部的定位,新成立的海上战区司令部主要任务是保卫印度洋和印度岛屿领土,并保持海上通道的畅通无阻。为此,该司令部本部机关驻地设在印度西海岸的格尔瓦尔,拥有对印度现在的西部和东部海军舰队、空军和海军航空兵海上攻击机和运输机,以及安达曼-尼科巴联合司令部下辖的两个两栖步兵旅等部队的全面作战控制权。这意味着,海上战区司令部将拥有印度西海岸几乎所有的海空军力量。

在印度的规划中,海上战区司令部还将承担整合所属不同军种力量,提升其联合作战能力的重要职责。为此,未来还将拥有更多的部队,如新成立的配备有布拉姆斯超音速巡航导弹的苏-30MKI战斗机中队、维克拉玛蒂亚号航空母舰等都将划归其所有,这些兵力的加入将会大幅提升印度在印度洋的海上、空中监视与打击能力。

印度海上战区司令部的建立反映了印度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即深耕印度洋。印度洋一直都是印度国家战略、军事战略和海洋战略的核心。印度前外交秘书拉吉夫·西克里认为,印度海军在印度洋强大的存在,可以增加中国的海上脆弱性,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抵消中国在陆地、空中和太空对印度所拥有的优势。印度在安达曼-尼科巴群岛上的军力部署,就直接扼守着从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的北纬10度航道,“格雷特”航道。

为此,印度近年来加紧实施“东向”政策,在印度洋的海上活动日趋频繁,特别是积极强化在南海及其周边地区的军事存在。仅2020年,印度海军就先后在这一区域参加了13次双边或多边联合演习。

为了扩大其作为印度洋地区“净安全提供者”的影响力范围,印度近年来全面推行海军的现代化,这主要体现在加速建造新型舰船上。在航空母舰方面,印度计划拥有3艘航母。从2005年开始建造的第二艘航空母舰“维克兰特”号计划2021年年底或2022年年初加入印度海军舰队,该航母拥有262米长的起降跑道和4万吨的排水量,可搭载40架战斗机,具有短距滑跃起飞的能力。第三艘航空母舰“维沙尔”号还处于概念设计阶段,计划拥有电磁弹射系统,预计2030年投入使用。

在潜艇方面,印度海军计划采购24艘潜艇,其中包括6艘柴电潜艇、6艘核潜艇,以及计划建造能够运载12枚核导弹的新型1.35万吨弹道导弹潜艇;在护卫舰方面,印度政府批准了建造7艘高级护卫舰的17A项目计划。这些舰船的建造与采购将大大加快印度建设“蓝水海军”的步伐。

与此同时,印度设立海上战区司令部的里程碑意义还在于,它是印度成立的第一个战区司令部,也是印度正在逐步展开的军事体系改革重组的先声。长期以来,印度陆、海、空三军分属于不同的作战司令部,导致指挥效率低下,作战能力难以提升。印度莫迪政府也一直希望能够借鉴美俄等大国经验,对印度军队现行的军事体系进行深刻改革。特别是将多且散的司令部进行重组,重新划定范围,整合内部资源,建立战区一级的指挥机构,以使陆、海、空三军能够在统一的领导下协同作战,达到无缝协调指挥的效果。

2019年12月30日,印度总理莫迪任命拉瓦特上将出任新设立的统领三军的国防参谋长一职。拉瓦特就任后即雄心勃勃地表示,将建立一套具有印度特色的战区司令部体制,从而彻底改变传统各军种独立作战的不利局面。

在这种情境下,战区化成为印度此次军事体系重组的重要标志。印度军方普遍认为,战区化必须整合三个军种的资源,以最大程度地提高作战能力。印度地域辽阔,需要统一的司令部来制定战略决策,这将通过集中利用资源来实现。同时,拉瓦特也表示,有多种利用“战区化”的方法,我们不必照搬西方的方法或其他方法,可以拥有自己的体系。

从2020年10月下旬开始,印度就开始了这一规模庞大的军事体系重组计划,即意图在两年时间内将目前陆、海、空三军多达17个司令部整合为5个多军兵种合成的战区司令部,海上战区司令部是第一个,其他四个分别是北方战区司令部、西方战区司令部、半岛司令部和防空司令部。按照规划设计,海上战区司令部、北方战区司令部和西方战区司令部是分别针对印度洋、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地缘”战区司令部。这些司令部将有各自确定的作战区域,并将建立无缝衔接的指挥架构,从而更有利于兵力的整合运用。

根据印军说法,在5个战区司令部中,防空司令部是拥有明确职责范围的专业司令部,也是建立基础较好、较为成熟的战区司令部,其不仅将指挥印度的空中打击力量,还将负责指挥多用途战机和控制所有的防空导弹保卫印度领空。印度空军一名高级官员表示,应将整个国家当作一个战区来对待,我们已通过空中力量演习表明,如有需求,印度空军有能力迅速将其装备从西部调往东部前线,反之亦然。

然而,对印度来说,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战区体制并不容易。根本原因在于陆军、海军、空军都在积极捍卫自己的“地盘”,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印度于2001年设立,也是目前唯一具有“地缘”战区司令部性质的安达曼-尼科巴联合司令部。尽管该司令部已经划归海、空三军的资源与人力都置于作战总指挥的统领之下,但由于受到军种竞争、官僚作风和资金问题的影响,至今都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这种痼疾短时间内很难消除。

中国青年报军事部投稿邮箱:
junshibu@vip.126.com